南華真經旁注

南華眞經旁注卷之三

歙浦方虛名浮脩輯注
海陽孫平仲公文音校

外篇刻意第十五

神 末流多端却不及聖人養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非爲亢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是

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

此朝潮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藪叟澤處閒閑下同曠釣魚閒處無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所好也吹呴吁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

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
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淡然無極而眾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
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

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淡下同）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
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
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

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

動人□□於動也人養之以靜然聖人能靜能應彿應常靜故以水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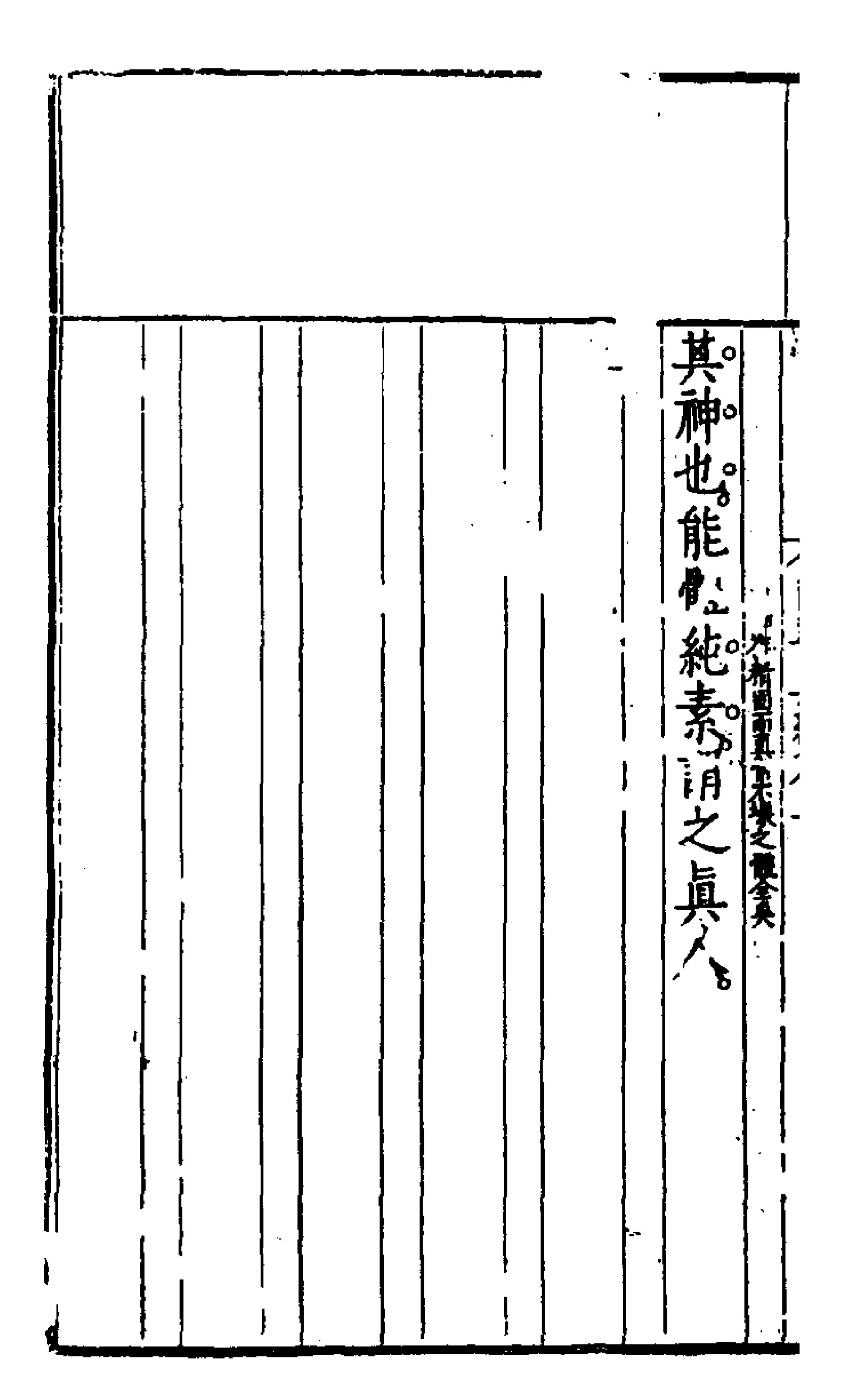
提起一箇靜字便親切了

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

其所謂神即樂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聽命於主人故神爲主宰精爲作[illegible]存則精[illegible]之

敢用也。實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一之精上通於天而與天[illegible]合



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此精粹而眞不雜之體全矣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逍遙說去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逸脫俗學生下許多議論孟子所性分定又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妙無窮實恬養知知養恬六字如此等處直千鈞鐵

外篇繕性第十六

末學失性故古道不九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
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
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
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
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

燧人以下皆不以性養知而有以知爲者以致亂焉惡矣

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

文則誠樸博則學
質則性也文 滑者
心質之命

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

風俗

大

道所喪矣

世所喪矣

撇上起下

彼世隱之意正不自隱也

句法

此承上文而論隱德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

叔敖遺適館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

儻來寄三字下得奇絕

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

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貧賤不移

窮達一致

倘來者矣

不知本末輕重

此篇問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illegible]
[illegible]

外篇秋水第十七

局於小見不知大道之樂樂於大道只在天機之動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

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

章法句法

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鯤鵬斥鴳之論相類文體縱橫變換愈奇

百川之量歸於海海歸於天地則海有量也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

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天地小者[illegible]欲故
天地[illegible]趙[illegible]秋
忘[illegible]其[illegible]安
其分[illegible]者用其
本[illegible]而[illegible]行之
場矣皆觀大不安
其小視少自以為
多乎齊光於勝負
助天[illegible]之[illegible]參[illegible]
叢生之者哉

山海經云尾閭沃焦也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泄海水出外者不知何時已而不虛；[illegible]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亮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

人處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閒凡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一件與合草木鳥獸資之也

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壘）空（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啼）米之在大（泰）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

章法　所謂　解自少　小穴　稊米　句法　凡物之有名知者號數有萬　盡也

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

如上說到至小地位更無進步看他轉身變換更是文字之妙

這一轉又將前言其大的又言其小無大邪前篇大欲毫而小泰山意

是故以下是解上

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

兩數語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

計人以下轉歸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只算則說了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

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illegible] 以其知物量之無窮也

證曏今故，[illegible] 明謂今與未來者猶遂彼之觀

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illegible]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illegible]

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illegible] 故者一定之限也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

此一轉又將大小二字提作精粗意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

未生之前不知之類

此時

毫末不足以定小天地不足定大

何以知細之定細

何以知大之定大

實理

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　自大視細者蟭螟裸蚊

此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

進

大小異故所便不

章法

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

侍詞　有無形有不可圍盡無形者所不能分也

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

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

旦不能分不能窮者可以言論者非物之精也　惟不可言論但可意致者則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

物之精也　精麤二至也　雖不害物

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亦不以仁恩為行者　我雖不求利　亦不以賤役求利者為非　我不爭貨財　亦不以

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

章法　句法

此便說大人體道之事

承上文貴賤大小來

前言不賤門隸不

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殺貴汗所以換此一轉又添論貴賤與小大同說　調理兩鏡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托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以功言西東之東相反而不可相無若有東必有西不可相無也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　又以人之趣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堯雖仁則自然非桀桀雖暴則自然桀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堯　觀此則人之趣操可觀矣

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槩論也。而欲齊之，是師是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

而無非師治而無亂非昧於天理物情者也

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曰門曰家言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言無所依

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

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

三句三滿其字上得自別以道心爲主則無私德福此心所大則無私此所宍

承翼二字形容無私愛意極工

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嚴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

書法 句法

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耶下同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莊子到這裏說簡權字自是作求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有分曉

言法 四句看四弗能字卻以非謂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

說到此處則知眞老學問活潑潑地知經知權無固無我孰謂荒唐無當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必明大道達行亡之權）（物莫能傷之）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非謂其與物相薄而物不能害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天道處乎）故曰天在內人在外（人道爲用）德在乎天（總在乎順乎天理）知天人之行（知天內人外則達理明權）本乎天位乎得（本乎天而立德之）蹢躅而屈伸（則躑躅屈伸皆行乎如）反要而語極（此反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也）曰何謂天

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意爲扶持 章法

自篇首至此凡大淵若如風驟議浪漸近漸激至是而筆勢亦漸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滿節則波光萬頃一眾涵天人之息偶讓眞中爲處識者有類於此

突然奔來忽眾渦猶隱語不盡

自一足無足皆以天機自然之動中關人以人之唯紛蚿之形可謂至妙其術却歸在風上而心與目兩項又不說此文字

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

夔與行而又行也說風中又從而小不勝大勝愈奇矣

唾吐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

風說

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

目一開便見下似氣來有斷若心斷無思而無不通又作用所不及矣然而皆天也不從心目便文字下版焦 陽虎嘗暴於匡又孔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後尅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尅又孔子容貌

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秋我亦勝我。蹍也蹈則蹈也雖然。夫折大木。蜚飛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即人衆勝天大不勝人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心目隱然可見矣

止

孔子遊於匡。衛邑當作衛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

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

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此章設意似河伯而稍淺

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

[illegible]

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

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

[illegible] 魏公子

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井弔海鱉之背耶[illegible]
是鼃出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汒(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泰)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坎)井之鼃(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洛)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秋)之崖、赴水則接腋(亦)持頤(移)、蹶泥則沒足滅跗(附)、還(旋)虷

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知此説信然人類盡矣莊子

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

添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下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

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

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此黃泉而登大泰皇無南無北奭釋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

以神龜爲喻發其其切當間隱居而二捷手以合詔一徇寄於穢犧一段寄於水草亦此意

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

二子相識之後漸交密是以有過藝之悲

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雜于兩下爲文字者無非稱其機閑

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究鵷鉏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

索

風籠

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

知與不知皆迹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illegible]

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幾存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總提富貴壽善四字作案後分解之

外篇至樂第十八 要知萬物總在太虛中

天下有至樂（洛 下同）無有哉（反語之詞言決有也）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正篇之綱 分八款）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世俗有此四等）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

此段乃是把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意推廣言之

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以求愛身閒位）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乔久憂不（[illegible]）（変換文法）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

事在曾參後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雖然以下數句頂[illegible]上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

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

語字淵妙

此段只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養生主中秦失三號大宗師中子祀子桑戶孟孫才等章與此參看

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

未明而槩旣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而遣累也

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

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

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變思之端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連下二四段于而乎字文法曲折變婉

奇矣句法

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循之情盡矣則無為當主而受死耳此莊生之所也惜說莊者樂死惡生誤矣好生者以世事為樂厭死者以人間為苦惟以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見而覺

髑髏（死人頭骨），髐然（白骨貌）有形，撽（擊也）以馬捶（馬杖），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

然死則反氣而散散聚假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此段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意擬出許多須洄說話

深瞶聲蹷愁貌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布袋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井索梗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

惜顏子以危當時之游士

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

海鳥之驚九韶如齊侯之驚皇道也

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秋）鰷（由）隨行（杭）列而止委（威）蛇（移）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鐃）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猝）聞之

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雖古殆難參洎此段言天地間生物種各不同不是以小喻大正謂雖大與異於小也只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古之聖人 不一人之能）不同其事。（不同人之事）名止於實。（因名以求實）義設於適。（因適以求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二者條達而福自然持而無人感）（則死之未矣）列子行食於道。（道旁）從見百歲髑髏。攓（蹇）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若果以予爲無生而養乎予果以汝爲死彼而歡乎）種有幾。（大凡化生各有幾種）得水則爲㡭。（水上塵垢樹生）

是無小大無貴賤
意而行文整齊中
有不整齊不整齊
中有整齊係妙
得水爲鼃而下言
一氣而萬形有變
化而無死生
尸子曰遐人呼豹
爲虛
或謂程爲貘箕落
言延州人至今呼
虎豹爲程
搜神記秦孝公時
有馬生人
史言長沙武陵蠻
生于畜狗乃始祖
胎于狼鹿
陸氏前謂程生馬
馬生人
出入雖異其機則
一出入雖微于機
則妙機由出入而
顯出入得機而運
不可謂出入爲機
亦不可離出入而
求機一出一入而

（皆而未成爲鼃）（水中附岸處）（印青苔）（青苔於田中高）

𢇍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蛙）蠙（賓）之衣生於陵

（處）（車前草）（糞壤）（草名）

屯則爲陵舄（昔）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

（虫名）（胡蝶乃胥之別名）

之根爲蠐（齊）螬（曹）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

（秋蟬之殼）

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渠）掇（掇）

（此一化自烏足中來若脫復蛻）（此鳥口之流沫）

奔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

（又化爲虫）（虫名）（蟻蝶也）（蠐螬生蝴蝶蝴蝶生九猷九猷生貴覩貴覩生）

沫（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移）輅（路）生乎食（句法）

神機迸矣

醯黃軦(況)生乎九猷，瞀(務)芮(汭)生乎腐蠸(歡)。

羊奚比乎不箰(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外篇達生第十九

總是要完其精神

達生之情者（謂於務生之資理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徇外之分養生之所無用務者則不務焉）達命之情（謂於天命之實理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徒偉之分安命之無可奈何者則不務焉）養形必先之物（養生必先以資材養形必先備物）物有（養生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餘者而形不得養者亦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有形則有生形生不相離）形（然）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離生而生亦形雖然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蓋形為生之體合生之來亦形不能卻生之去也形亦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今世夫世間之人以為養此有之形足以存此生形之生）（不知此生來不能卻去不能止）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而殺其有内之形果不足以存其生之一求也　則世間之人何足以備物而養形爲哉　養形之事雖不足爲）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而人生世間其自養之形則不免於爲而不可不爲者則爲之在所不免爲累大矣　夫欲免於爲形之累者）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莫如棄其所爲棄絶世事　棄絶世事　則無爲形之累　無爲形之累　則其心平正通達　正平通達）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則與造化遷徙不息　與造化更生　則庶幾乎達生之情矣　然事何爲而足棄乎　生何爲而足）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遺乎　棄其事則無勞精形也　遺其生則無搖精也　形不勞而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精不虧而復　則與天爲一所以長久而順其正　蓋萬物莫不稟於天受形於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故精與形合則成）

上所謂棄事遺四字下即聯一絶字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

文法也

此喻設為精密

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乘車之時醉而不知）墜亦不知也（墜車之時亦醉而不知）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悟）物而不慴（懼）（不生不死不驚不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莫）干（干將鏌鋣二劍名復讐人之仇而不折其劍）雖有忮（狠）心者不怨飄瓦（飄瓦中人人不怨之以其無情也）是以天下均平（使人人皆如瓦劍之無心則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無心自然之道也）

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蜩之為物含甲藏趣商棲其鳴以時不飲而無求得形釋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是以天機深者見道淺以以人為天 而以借㕘為開其自然之理以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合其天德之眞）開人者賊生。（反受人為之害）不厭其天，（惟循其天德之自然）不忽於人，（則人理亦自全矣）（向背人）民幾乎以其眞。（民將不能返於故而莫知為之眞乎）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傴）僂（縷）者承蜩，（持竿而黏小蟬）猶掇（奪）之也。（若以手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耶下同）曰：我有道也。（黏蜩時）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累丸於竿首用手精審一無所墮者不落）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章法）（之旨也）累三而不墜，（所審愈精）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所審之至）

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此，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不分二字點破一篇。

承蜩乃志不可分之喻，而中復袪若陵事，却為三事。

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上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

以喻之此喻中之喻也莊子之文類如此

此亦用心不分之喻

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

拙字對巧字

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

巧，以鉤〔帶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人姓名〕學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把帚〕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不必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

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簾也

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畏塗之喻日用之謹也牢筴之喻名利之謹也

此示人以貪慾之求真樂不在[illegible]

蒙上二喻皆以爲物害己者設

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

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

此章言疑心爲祟生者不明也患去而病得者從理也家語亦有此問要之說者無借說以大故罷小史記之事則[illegible]不[illegible]無有也謂鬼神之有無由心造也迷信鬼一人之[illegible]相明之後[illegible]神情狀者似[illegible]鼓[illegible]而[illegible]号[illegible]而疑病愈執皇子[illegible]

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熙詒怡爲病。數

恍惚失魂之貌

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

齊國賢士　姓　字

惡能傷公。夫忿滀旭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

鬱結也精神有所蓄則陰氣鬱結於內陽氣散於外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陽氣陰抑　陰盛陽伏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

上下不和　則陰陽爭而攻心

髻狀如美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峷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狀如蛇兩頭而文五采

則有鬼乎。曰有。沈（水汚）有履（神名），竈有髻（竈神）。（詰）戶內之煩（戶內糞壤之積）壤，雷霆處之（鬼名）。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蛙）蠪（鬼名）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鬼名）。水有罔象（水神名），丘有峷（臻）（丘神名），山有夔（山神名），野有彷（傍）徨（皇）（野中神名），澤有委（威）蛇（移）（澤中神名）。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也）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

皇子多多說簡在在處處皆有鬼物極將池心中所至類者微以一句挑動曰見之者殆乎霸桓公便與作澤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言有物也　學借雞爲喻作古之至人德全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在中未而又不可以挖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物無不利

承嗜而至於累五養雞而至於敵手

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矜)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渻(省)子為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此等設語真可印證學問

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問

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故性命三字無分別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只看一安字皆顯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行於水）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音咨 迴水）俱入與汩（古忽 骨 涌波）偕出從水之道（從水常行之道以出之）而不爲私焉（而不以己私與之）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陸也）而安於陵故也（因習而安卽始乎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習久而成自然長乎性也）不知吾所

與水相宜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乎命也

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梓人名慶 簨簴之飾所以縣鐘鼓 鐻成。見者見其精巧

以爲非人所能削 方術

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

耗損也氣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故不敢耗 心齋也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齋下同）以靜心。齊三

慕利也 忘名也

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

不懼貌 忘我也

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

與上沒水之道而不爲私亦是一意

以明王當之不可過也

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此言稽德自然之妙行神渝之學實是聖學從心之脩旨此又說漸忘字則入於化矣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

此篇言善養生者條七浮誇以全神復務而驚愚明汙非全形保生之道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

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

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洛下同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

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

不材全其天年前以屢言之今添雁以不材見殺又是一意

外篇山木第二十 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恃美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旣不得以無材自全亦不得以有材自全處夫二者之間近似矣而非道也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

不可得而貴賤 訾 不可得而用之 消息盈虛與時變遷 而無適莫

無譽無訾紫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

警刪謀二句極寫世滑惡之滋味

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嵒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

論割其至愛而棄其禍胎則人人自豕狸皮人人有藩春囿

章法

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 所以取禽獸者

闢 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

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 枯 形去皮洒 洗 以淨其外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 以淨其內 離人而入天 即無物之始 時南越未通故借以爲名

立 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 無知識 不浮華 務作

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 無私心而也 以物與人 無人我也 無分別也

又爲浮騖之夫沉潛愛阿不卹舒覧者加一鞭策

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猖狂求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與道相）

洛 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棄去世俗爲）（依）

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

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無倨傲自形）（無留戀所居）（則可以往）

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

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

将大莫之國猶津
便之國而復須所
以無心為靜宙夕
須便自然長

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
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
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
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

上篇意既足又將虛己遊世立學作結此喻極佳

雖有惼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翕之開收謂叫他撐開收攏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卽所謂無心虛舟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氏奢其名也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施設）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筒）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如物之自生而無心也）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不損於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

泰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

可飲

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飾己之知以驚人之愚　修己之身以明人之汙

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

[illegible]　汙濁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

自矜伐者不成功名　功成不[illegible]亦必墮　聲名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

而亦必虧也　[illegible]衆人[illegible]　猶大道之流行未嘗

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自明其道[illegible]而不以得名自處[illegible]　純[illegible]　常[illegible]　如[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

[illegible]　不[illegible]　如此則[illegible]功[illegible]　人無求於人人亦不得以備責之

悲哉以下非實事
直設言以見意

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
此言大之行不足聞達者也 而子何以聞為喜哉

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
不尚華 不珍味 序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杭 鳥獸不惡，而況
不起分別之心而無鳥獸之擾 其所以不惡之

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
姓名隱者

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

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

章法

餘弟子之所相依者要皆一時醉交潤合之徒是以窮則相棄其聚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亦無故散

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逃亡）與林回（亡者姓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貨財）與赤子之布寡矣（謂赤子可直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爲其累（若以千金之璧爲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而醇何怪乎說交益疏而徒友益散乎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

言非大病

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

散去　不自得之狀

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

不為揖讓之禮於前　虛文去而真實之愛益加進也

學捐貝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

當作其命

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泠零禹曰汝戒之哉

則其形然　循其自然　與道為一　自適

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

章法 句法

此絕學弃書之尤至者

[illegible]
士之遭際窮通異
致有如此者

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
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
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
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
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
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

不柔上當加急字自是好

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而睨詰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

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

藉意爲文[illegible]……我之天宗矣

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

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

此段言物無大小有所逐皆有所忘真格言也

此即非竿蜻蜓黃雀之喻

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彫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

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見螳螂之利而不覺忘其身性 莊周怵出然。驚動貌 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蟬召螳螂螳螂召鵲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歲之。以周爲其栗林之賊遂逐而誶責之 [illegible]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戶庭 藺吝且疽 莊子弟子 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吾捨守形之學以適涅鵲之域而忘覺其身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是以人欲而汨其天理也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言己不能隨俗而犯栗林之禁 今吾遊於

逆旅小子可謂反德而不流於所著矣

驕益矜伐人神之所不與亦已而理天下之所棄[illegible]

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逐而誶之 守 益悔之也 名居）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誤 之 惜之）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自恃其美則有驕矜之心）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自知其惡則有謙謹之意）陽子曰弟子記之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使其若行賢而不自以為賢 則無往而不美矣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不假言說不假修爲要其行所存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朔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耶下同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朔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

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累

下讀行而不得故所以不欲動求

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

質任自然　貌與人而心則天　虛己而順物　虛靜而養眞

清介而人不厭之人　不行言語　不肖之心自消

前人之行如此　無得而名　自失之貌

指魏子　言聖知儻然自失之意

對而不欲言

此章妙在敘事

只一振字機關以來每每用之

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

字法 句法

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導）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

此章問答極於出入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略舉其所不可得聞者也

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

不期信而人信之也　不期親而人親之也　無名無位而人自歸之也

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

此夫子之神化而回不知其所以然故瞠若乎後也

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

察

人無知覺則心死矣此大可哀而甚於人之死也

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

無日而可狀

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

有待於日而後事可成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造化之於萬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

不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

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

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
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
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
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

前言其樂其風此言其精乃為文變換法

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

其於死生如獸易藪魚易水特小變又何疾焉

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此從學問其修心於斯以言論備此皆等卷帶歟後分此一段

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一作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

按莊子與魏惠王
[illegible]魯哀公二

（孰有能離言論以求道）孰能說（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酌）也，（水之當利萬物）無為而才自然矣；（出于自然[illegible]唯物[illegible]自然而已）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沖然無為）不能離焉。（不可道）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如醯雞之在甕中）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喻所見者小）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

日午此云爾者特寓言耳

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

莊子數譏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智者非至道之蘊也先旨不然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以下錯采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効

小則奚之得政大則舜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

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描孔子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有千祿之心　牛亦得自遂其性而肥　奚之飯牛自滿己事未嘗　飯牛之賤　謂秦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有虞舜并而不以死生動其心　感泣本於師錫先得皆未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趣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

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

回之問亦是卻把孔顏問答結末便與大傳史記一般體段

循情以問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識上天臣子之盛節

精藏而神絕者易窮以道而適統者不傷

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

朝聞文王…則逝去

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

猶亦謂未至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

至德　譏刺　文王直循人情於一時耳

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滿　鏑　前乎

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昬無人射引之盈貫措

盈而肘平可置杯水于肘上言定也　發矢適去而復矢復沓沓者縣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言神速也

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

表神王而氣益昂
注若是
摸狀極其工妙

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
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
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

此數句發明精神

妙

句法

審其可貴者在彼乎 其可貴者

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在我乎 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 則與我無預 我之可貴若在於我 則與令尹無預

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

向說將想於天地之間

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

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音智不得說美人不得濫

非言說所可解 非辭色所能淫

盜人不得刦劫伏戲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非兵威所能劫 遊世而輕天下

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石可穿而無間隔

乎大泰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居貪穢之地

不以爲病　遣之塞乎天地之間　推以化人用之不盡

而不憊敗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

國名　古之凡國有三亡徵

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即削者喪足而削不喪足者存之意　失者既不足以自喪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

則楚之未亡非足以存存而自矜乎

章法　句法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

道在己則不問有國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存亡無論皆外物矣此是學問切要明語

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章人名地名皆擬爲之者大旨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數行老子知者不言等意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以不知爲眞知以行爲淵無窮

亦以知爲人名　水名　隱弅不能識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紛之丘而適遭

自然無爲者名

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

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缺之

水名　山名

此段只是把知者不言三語襯出點醒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

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邪同耶下黃帝曰彼無為謂

爲加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問如何是西來意者德山臨濟之徒非喝即棒久之各各自有造悟昔南泉斬猫舉似趙州趙州脫却草鞋頭頂而出南泉却說趙州當機恰救得此猫三事皆不言之教

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皆非假爲而出自然不）

（三句老子之言）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敎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可致 德者純全人是不可有至之名 仁猶近道爲之可也 義則分别事宜虧之可也 禮則用勤爲僞而已）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老子以外飾爲禮故抑之如此）

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浮華之 絶仁棄義 絶聖棄智）

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

而無不爲也今巳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

此段行解得前意甚明却是什實說話其實有意為文

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亦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不默然天女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也知此則語默一如知不知一體黄帝之於道者非有減於無爲謂也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

用一句結

此段南華立說，接前無爲無言之意

承上述情本狀

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

不故字奇

此段又掇出兩箇加道之人相遭語學氏所謂好手中中無好手紅心之裏中紅心

當法 可法

大 而此道不離於其內

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

而其體必待道而成 天下雖大

得此則浮沉上下 日新又新

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造化得此則陰陽四時運行而不失其序

此言觀 造行說 自來自蓄而

序惛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

不知所以然而 以此觀天則知天之所以爲天矣

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

身不妄動 目不妄視 如是則其氣聚

道乎被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而元氣自復 不起思慮 使之以度 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自然來 遊於自得之場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

道將為汝居（來於至虛之處），汝瞳焉如新生之犢（未有知貌）而無求其故（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相悅以解故有此狀），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真人是實知此理），不以故自持（不以師弟子之舊奉自持）。媒媒晦晦（若無所見之貌），無心而不可與謀（彼說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復欲與言彼何人哉欺於道而能）。舜問乎丞（古此官名）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罷斷滯著庶可以消身而忘生也

此章以至道爲言明下詳言道之大本又以道不可聞

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稅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齋戒疏瀹

語人致齊潔形目四肢微外揣知此一章旨同多而此章尤爲精蘊

藻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

天不得四句只是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

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

道。彼其外與。（行乎物之外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萬物資始於天資生於地生生不息）此其道與。（此天地自然之道而物之所資也）中國有人焉。（至人）非陰非陽。（出乎二氣陶鑄之外）處於天地之間。（寓形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但為人耳）將反於宗。（將反而歸於物之初）（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喑醷）物也。（生者氣之聚知人之有喑醷者然）（[illegible]）雖有壽夭。相去幾何。（終同歸於散）須臾之說也。（人生百年亦須臾耳）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何足以是非）（[illegible]）果蓏（木實草實）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草木雖微理類不亂 人倫亦天雖難然尊卑之倫有所以相[illegible]）（[illegible]）聖人遭之而不違。（是以聖人必遭遇於人道）（隨所從順）過之而不守。（所過則化）調而（調和順應）

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

夫道無不在所遊者無無求之於高遠則非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答之

（[illegible]）不形。（[illegible]）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學道而將至者之所務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此眾人同然求道于形博之間）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者則不必於辯說）彼至則不論。（非有默識而悟不至）論則不至。（大道之[illegible]）明見無值。（[illegible]）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illegible]）此之謂大得。（[illegible]〔空〕[illegible]〔不聞〕〔不默〕[illegible]）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illegible]）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illegible]）曰何其

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喻

章法　句法

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言與人言行者　以足蹋大豕驗肥瘠[illegible]則知[illegible]愈下愈明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監市　司市之官名獲　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不若指以道之所在　則[illegible]　[illegible]不逃乎物也　大道者亦不能離物而見之矣　故曰周徧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皆物[illegible]不見道之體[illegible]周徧咸名雖不同而其指實一也　故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不可道者　試　嘗相與無

寥已嘗讀言能無
為而澹漠調乎則
三矣寥已者贊嘆
至寂之詞也

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閒 寥 遼
三句只是言無為 寥然而已
吾之不逆物則無所往 而而寂然不知所至也 卻去而來而無貪者
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
循止也 是吾既已往來於斯道之中而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哉 惟徘徊
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 徬徨
於馮閎之野 入於大道之中 相忘於不知其所終窮而已 道
皇乎馮 憑 閎。宏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
道無不在與物無有畔際 物而有際 則謂之物也
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道則無際之際然非離物而別謂之道特際之不際者耳 評 也 彼道者為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

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
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妸荷甘與神農
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
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
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

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

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當作仰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者之未嘗形 不當以名言道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

荅 問者所聞亦非道

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

無可問 問無可應 而 所荅不於問而窮 言

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

只是形容消不可丸

中心無形

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

即有形中有大形也

宇宙內不知乎大泰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大泰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

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窈然

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摶之

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

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

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

未有天地之先猶有天地之後

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

似知之

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

似無知

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

[illegible]前[illegible]則一[illegible]先能領會

淡一見解又生障礙已不神矣且又為不神者而求其解

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

耶

若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則已[illegible]至神所謂未有天地而有天地猶之乎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何不可知之

可知也

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

承上意遂振出此一段

此論聖人建是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厭

有乎

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

此處原不必對故曰已矣會於無言之表　謂未應也不足求所以

生者以生其死　謂未應者不藏生以死其生　蓋死生有時吾人當養以待之　預其死生本自一體而不相待也

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

[illegible]物耶乃天地萬物者也耶以物名之也　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

為物之先　由　從一生萬生生不已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

既成輔相以終天地無已之功　亦取法於後天生物者也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

云何其應物無迹　承上文義

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

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不物乃能將物之迹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其評 悲其心勞日拙 所以至言不落筌蹄 至爲亦空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

指故

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察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

南華眞經旁注卷之三